

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时空表现

王运涛

(郑州广播电视大学, 河南郑州 450013)

摘要: 借景(空间)怀古(时间)的手法和融时空与物色变化于一体的审美取向是中国古诗词的一种创作模式。

关键词: 古典诗词; 时空共寓; 借景怀古; 审美旨趣

中文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

生命的形式对人而言, 总是一个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进行某种活动。如果以时间为纵轴, 以空间为横轴, 则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生命个体对“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时间感悟, 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空间体验, 就构成了古典诗词创作的生命意蕴。我国向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们在对周围自然万物仰观俯察的过程中, 观于外而体于内, 于是渐渐产生了生命时间意识。为了对抗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 他们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和恐慌。我国诗歌之所以多时间意识, 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1]。时间是无形的, 是人们的视觉无法直接感知的抽象, 它的存在必须表现为物态的变化, 需要借助于具象的空间来表达, 诸如冬去山明水秀, 春来鸟语花香的季节印象。

古典诗词中的时空表现各具特色, 蕴涵着诗人对时空的独特感悟和切身感受。因为汉语句子不存在动词的单个中心, 所以汉语的句式结构, 通常是以时序(包括实际动作发生次序和逻辑上动作应有的因果次序)展开的流水句, 将迭床架屋的空间关系构架化作连贯铺陈的时间事理脉络^[2]。让空间场景穿越时间, 造成两重时空, 将过去的人和事与现实的场景相互映照。一个人的性别、年龄、学识、社会背景、人生际遇等都可能影响到其对时空的把握。因此, 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经历, 不同经历的人对时空的理解和表达有着极大的差别。

中国古代诗人大都喜欢登高望远, 屈原、阮籍、左思、李白、杜甫等都写过登高望远的诗。其实, 登高远望是为了从有限的时间空间进到无限的时间空间, 从而引发一种人生感和历史感^[3]。古人遭遇困厄挫折, 每每移情于宇宙时空, 从中寻找超脱, 感受抽象化、普遍化的时空之美, 在更深更理性的层面上认识社会及人生。诸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中的“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王昌龄的《出塞二首》中的“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岑参的《春梦》中的“枕上片时春梦中, 行尽江南数千里”, 李商隐的《安定城楼》中的“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等, 都表现了虚灵的时空合一体, 时间中有空间, 空间中渗时间, 绸缪往复, 盘桓周旋。

时间作为生命的绵延, 能示人以宇宙生命的无声节奏; 空间作为生命的定位, 也因生命与时间相沟通。为了方便对古代诗人移情体验的思维过程的生动描述, 更好地把握古诗词

的时空创作心理，论者提出文学研究的“时空共寓”概念。时空共寓的形成是以时空的特性为基础，以生命体验为桥梁，以文化传承为脉络的。诗人融时空为一炉的目的不仅仅是表达社会政治、个人沉浮，更有感叹宇宙博大的哲理性理解和人生有限与无限的探索。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诗文中的对仗句，通常都是景情相生、触景生情，环境是空间，情境是在时间中进展的人事活动。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李白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都是先描写空间，后用写时间来抒发忧伤的孤独情怀，感叹历史长河的无尽。

二

对不同时空的跳跃性展示常常是古诗词魅力的重要表现。譬如怀古诗往往是通过历史时空的描摹，旨在借古喻今，用古时时空折射今日现实，运用过去时态曲折地表达作者当下的态度。譬如孟浩然登岷山而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历史浩叹，东晋渡江诸人的新亭对泣也是举目河山之异与激励个人功业的“慷慨悲歌”。又如王安石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通过对乌衣巷的景物描写，暗含历史感慨，情景理交融，浑然一体。屈原、阮籍的诗，苏、辛的词，关、马、张养浩的曲，皆咏叹兴亡、俯仰古今。明杨慎的临江仙一词，被《三国演义》取为开篇，更是家喻户晓。

中国人的人生观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倾向于与外界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态度去欣赏。因此，中国古诗词中大量运用隔帘看月、隔水看花的意境是有其文化原因的。当然，这种人生观的另一方面就是“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围观和幸灾乐祸。这种人生观使得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为了一个目标完全投身其中，而是在任何时候都进退有余，“穷”“达”自若。只要结一草庐，便可心远地偏、与世隔绝。实际上这种隔绝与隔帘隔窗一样，并非完全隔绝，而是隔帘看人、隔窗看世，是用欣赏的与己无关的眼光看待污浊的世界，而不是投入其中去改造^[4]。

诗人对宇宙时空理解得越深刻，就越能打动读者。比如怀古诗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其实人与情的背后都是曾经的空间，过往的故事。大而观之，这可以发展成为历史地理学，具体而微，就中国古典诗词创作来说，空间位移和感情脉络的契合使得古代士人的时空共寓演绎出万古千愁的诗词，无疑也是一种颇有意义的现象。此外，就山水诗的创作而言，诗歌中通篇的山水景物也大多蕴涵着丰富的主观体验，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时间化、生命化的烙印。诸如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描述，便颇具刘勰所言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意味。而这一精辟概括无疑是中国古诗词创作的真实写照与理论提升。

想象是文学的根本表达手段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想象的实质就是在打破既有时空限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创新性的时空思维方式。正是得益于时空界限的突破，才使得中国古诗词能够无拘无束地寄托诗人的情怀，写出人生境界^[5]。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唐人绝句中的精华，其中君问归期是过去，是来自北方的热切期盼；巴山夜雨是眼前，是客居

南方的无限思念；西窗共话是将来，同时又是北方重逢的想象；西窗共话巴山夜雨，又把镜头拉回了现在，拉回了南方。这首 28 个字的 4 句短诗，在话语的起承转合间时间和空间居然经历了四度跳跃，直指人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意境世界。

三

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感受，古典诗词也不例外。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更倾向于以流动的时序与景观同步，融时空与物色变化于一体。许多时候，古代读书人在写时间的变化的时候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景物来表现的，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通过视觉来记录季节的变迁。究其根源，可能与中国式的混沌思维与西方思维强调矛盾双方的斗争和对立不同，它更注重强调矛盾双方的中和与统一。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传统中就表现文体的个性特征常常在文学的共性特征中和平共处，甚至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浑然不分、“和而不同”；在古诗词创作中则集中表现为借景（空间）而怀古（时间）的手法。

以唐诗为例，陈子昂登幽州古台，面对浩渺的无限天地（空间），感悟的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间情怀。张若虚面对春江月夜的美景（空间），情不自禁地由江天月色引发出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时间）的人生思索。刘希夷面对落花，触景生情：“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崔颢观黄鹤楼而叹：“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把酒望月，叹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杜甫过武侯祠则感怀：“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同样是将空间和时间共同体悟。其实，词的上下分片，也是先写景（空间）后言情（时间是感情的容器），如柳永的《八声甘州·雨霖铃》等，往往是把时间的顺序流逝与空间的立体观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其在超越时空基础上抒豁怀抱的用意。

时空共寓中的时空交融，一般情况下交融的目的或突出时间或突出空间，给人总体的时空之美。人在特定的时空中必定会有特定的人生体验，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往往会有所侧重。如前所述，崔颢的“白云千载空悠悠”，“白云”“空悠悠”为空间概念，全句的重心在“千载”表的是时间。在这里，空间为时间服务，看似交融实有主次。崔颢的孤独体验透过表面的空间展现的是时间上昔今对比的失落，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等无不如此。也有时空交融中用时间突出空间的。如王维《终南别业》中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为典型一例。“行”“坐”都是时间化的描写，“穷处”“云起”为空间描写，是诗的中心。郭璞的“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沈佺期的“山月临窗近，天河人户低”等，显然，这种突出是为了诗歌内容上的需要，时空的合理转换本身就是展现时空内在丰富的美感质素，同时也为诗人将孤独体验的触须伸向无限时空提供了可能，其间更重要的是通过形而下的描绘表现形而上的时空美。

中国古代诗人在认识了个人在天地之间的短暂、渺小时，往往又都能不约而同地感悟

到人类的生存价值、创造性在宇宙中的伟大，所以许许多多的中国古诗词总有一种气吞山河的特质。大家熟知的李、杜、苏的诗文，都不乏大气磅礴的名章俊句。如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首句便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还有杜甫《春日江村》的“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苏东坡《赤壁赋》中的“渺沧海之一粟，羡长江之无穷”，皆空时对举。在这里，诗人对时空之美的思考，是面对永恒宇宙的深沉理性认识，是人生对宇宙、个人对历史、有限对无限的呐喊。因此，作者对作品中的时空特征的描绘越形象生动，越能激起呼唤人的审美感觉和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 [1] 李杰.中国诗歌里的时间意识[J].学术探索，2004（10）:117-120。
- [2]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 [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
- [3] 叶朗.中国艺术的意境[J].神州学人，1998(8):34-35。
- [4] 严锴编著.百姓民俗实用大全[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4:111-120。
- [5] 王玲娟.打破时空界限与抒胸怀创意境 [J]西南大学学报，2007（6）:151-155。

作者简介：王运涛（1977-），男，郑州广播电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